

武汉很大，三镇鼎立，两江交汇，但说到吃，武汉人挂在嘴边的倒一点也不大气，没有什么满汉全席，佛跳墙之类的大手笔。让离家的武汉人惦念深深的，往往是自家楼下早点摊子上的那碗热干面，那份豆皮；最多不过妈妈在家蒸的武昌鱼或者大排档上20块一份的花蛤螺丝……

街角的热干面

热干面起源于一个失误(大概是一个早点摊子老板不小心把油泼到面上的样子),却形成了代代武汉人的精神寄托。正宗的热干面一定要深入到武汉市井巷子里去吃,找一家食客众多的坐下来,点碗热干面一杯豆浆或清酒(就是米酒),味道一般都能保证不差,热干面的每个字都有其讲究,当你见到早点摊子上冒出的热气袅袅的时候,热就不难理解了,武汉人习惯早上吃碗热干面,让它的热气在胃中回荡,有种特别的饱足感,一上午都不会饿;至于干,主要在于芝麻酱,我不知道一个武汉人是多大就学会拌热干面的,但每个早点摊子上却都有轻车熟路的小孩子,将芝麻酱拌开后,本就用油过的面条根根分离却又被酱香裹在一起,反正蛮干的,所以我真的不能接受学校食堂里热干面加杂

市井江湖里的大武汉

✱ 王彬力

酱的“创意”……其实最早我也接受不了这个没有水分的存在,但现在离家几天就想念那滋味,就像家的滋味,一同学在美国,更是自己拿芝麻酱拌意面来留住那口感,因为那街角的热干面,转角就是家啊。

精武路上鸭脖子

我初一时,学校隔壁便是大名鼎鼎的精武路,每天有无数的鸭脖子从那里包装运出,而每次回老家前爸爸也总会去那里买上好几大袋带回给曾经在武汉的战友……虽然现在绝味鸭脖全国连锁,但我仍旧坚持精武路的正宗性,尤其是曾经路口第一家,放学经过的时候,一年四季,永远大排长龙,既有真空包装带给外地亲友的,也有买三五根回去下饭的……不过,现在的精武路已不再是当年模样,它,包括我初一时的那个校区都已被拆掉,仅余一个地名。不过好在那些店基本都搬至了路对面,所以不存在吃不到的问题。至于那曾经第一家,很简单,哪家队最长就是哪家保准错了,这也是我在这座市井气浓烈

的城里总结出的最大经验,不管吃什么,人多的地方总有其独到之处,你可以说这是跟风,但我更觉得这是我们最最朴实简单的市民生活。

又食武昌鱼

“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使武昌鱼登时成了武汉鱼类的代名词,其实位于千湖之省又恰是两江交汇处的武汉,淡水鱼类自然很多,但若你来武汉,一定要吃的定是武昌鱼。众所周知,鱼类一定要新鲜,所以我一直不能接受把武昌鱼真空包装了放超市里卖是个什么思路,所以,若你不巧恰好吃过这样的“武昌鱼”请相信它绝不代表武汉鱼类的最高水准。个人而言,我觉得清蒸武昌鱼比较好吃,简简单单,也不荤腥(姜蒜一起蒸),保留了鱼清清淡淡的鲜味和滑溜溜的口感。而且若你来武汉,方圆五百米内定有至少一家味道不错,真的值得一试。

那条杨汉湖烧烤街

又是一个已经成为过去的名

词,那天和高中同学打电话,开玩笑说我拿了奖学金要请客,想都没想我就说“回一高吃花蛤撒”,却得到晴天霹雳“杨汉湖?拆了。”嗯,看来以后得换据点了。回归正题,我居然是到了高三才知道这么一个热闹的存在,白天冷冷清清的巷子,一到夜晚就变了附模样,炒花蛤,烧田螺,煎鱼,做烧烤应有尽有,烟火缭绕,毕业后每到假期和同学去一两次,点盘花蛤,几十串烧烤,来瓶啤酒或饮料,边吃边聊,侃侃现在说说过去,嘻嘻哈哈抽抽风风都没关系,因为这里所有的人都很放松的享受着市井晚上的热闹,但却不觉得吵人,大概习惯了吧,看着路过下班的人们,也都不顾得与与否,穿着套装,却提着刚刚打包来的花蛤或烤鱼之类的,大概是回去当夜宵吧,我觉得肯定下饭……实在可惜,居然不存在了,不过我觉得这样的地方武汉一定不少,因为大家都过惯了这种带着点码头气息的日子,怎么也变不了……

有点迟了,虽然还想写豆皮周黑鸭苕面窝……还是算了吧,反正,这就是我的家乡,是普普通通却也有声有色的市民生活。

(本文获校园“舌尖上的家乡”历史文化主题征文二等奖)

冬日梧桐

✱ 汪亭

清晨,推开窗,一股凉意入窗袭来,我不禁打了个寒战,紧了紧衣领袖口。看见园子里一排梧桐树上,青黄相间的叶儿簌簌地落得正欢;在微风中旖旎翩跹,飘满一地如花黄。

梧桐,喜温,属于南方树种,树体高大挺拔,树皮青绿平滑。由于为树木中的佼佼者,自古便有梧桐引凤之说,所以又被称作“凤凰木”。《诗经·大雅》的“卷阿”里有一首诗写道:“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萋萋萋萋,雍雍喈喈。”可见梧桐高贵,有气势,而且祥瑞。

草木中,我极爱梧桐。故乡庭院的水井旁就有一棵梧桐树(查阅了一些草木资料,才知其实是泡桐树)。听父亲说,是他年少时栽种的。如今,树高已二十多米,有一人环抱之粗了。每年一到三月,桐花总会突如其来地结上枝头,铺天盖地。淡淡的紫色,串串缕缕的极多,好似密密匝匝的小喇叭,齐齐地向着春天呐喊。夏季的梧桐树,侧干粗壮,枝叶茂盛,是乘凉的好地方。午后或者夜晚,家人就会搬一张凉床,悠闲惬意地坐在树下聊着农事,拉着家常。

冬日的梧桐,虽没了春夏的葳蕤绚烂,却另有一番日薄夕暮的人生况味。黄昏,穿走长长的街道,两排梧桐矗立挺直。日光浓艳,好像丝绸的瀑布泻过稀疏萧条的枝叶,流淌遍地,金黄黄的一片,望不到尽头。仿佛误入了一幅风景油画,自然恬静,意蕴幽美。款款漫步,随意间,深一脚浅一脚,踩着松软的梧桐叶,脚下“喀嚓、喀嚓”的声响,一路轻吟浅唱,抚摸我的听觉。这声响,绵软细碎,像一曲经年的琵琶小调,轻缓地弹奏着时光静好,日月流长。

夜晚,倚灯闲读,窗外万籁沉静,唯有潇潇秋雨,一片片,一声声,滴打着梧桐枯叶,敲击着空寂的屋檐石阶。不觉怀想起儿时故乡的庭院里,无忧无虑嬉戏玩耍的情景,拾梧叶,盖蚂蚁窝,捉蟋蟀,那般的纯真可爱。恍惚一觉初醒,便已长大成人,游学他乡。而今,在这如水的夜里,临窗听雨,望着萧瑟凄清的梧桐树,毫无遮掩地老去,心境恰似“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

梧桐,梧桐,冬老春生,一岁一枯荣;待到来年三月天,枝繁叶茂,依旧笑春风。可烟火尘世的我们,只能行走在岁月的单行道上。人生不能轮回,需当一步一珍惜。

散曲2首

✱ 武道狂

【中吕·十二月过尧民歌】

咏梅

他那边天琼地瑶,俺这里瑞豆成苞。忽然间苞尖露彩,更惊喜彩绽红娇。暗香涌娇容俊俏,信息传俏待春潮。忍严寒不惧风刀,任雪飘浑似鹅毛。掩芳菲尔自逍遥,守节操她远尘嚣。今朝,暄妍漫落飘,笑把丰年报。

咏雪

天低沉北风阵阵,人稀少暴雪纷纷。远处看琼枝欲吻,近前观麦地无痕。懒汉妄天飘面粉,富人梦地冒白银。怕灰尘怎不染灰尘,她自消融污留存;是非功过任评论,尔润良田望无垠。乾坤,清白万众欣,深得民心进!

诗3首

✱ 范洪义

杭州行

苏堤漫步

苏堤春晓冬日走,寒客难抑萧疏愁。花港池中“文革”鱼,曾睹红青闹杭州。

西溪湿地

冬雪初晴人抖擞,港汉芦苇隐酒楼。西溪湿地竹苞亭,谁识纪韵要计谋。

天竺寺

风雨岂能阻,独攀崎岖山。思绪浮云复,动念流水淹。须白至眉宇,名著延千年。何因失空门,科研成自恋。



一鉴亭

副刊第398期

忙完了《爱在天际》的舞台监督工作,总想写点什么,但却无从下笔。第一次如此深切地感到言语在感情面前是如此苍白无力。

我本想加入剧组演出的,因为种种因素这想法夭折了,让我去剧组做舞台监督。我还是很兴奋且义不容辞地答应了。我的大学上了近三年半,后台工作不知道做了多少场,步骤也都轻车熟路。我本以为这次演出也像往常大多数一样对我无关痛痒。只是来提前看戏的。可事情的发展却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爱在天际》剧组除了邀请了很多专业人士之外,别的方面与以往还是有很大不同。哪里不同,我也说不出。这么多人这样专业地拍一出戏,齐心协力而又倾尽心血地长时间为同一个目标付出,这是我见过的第一次,相信对很多演员也是未曾踏过的处女地。我很喜欢这种感觉,这种环境,这个团队——尽管我当舞台监督的时间比起演员们在一起的时间少之又少,以至于我说自己属于这个集体的时候甚至有几分胆怯。

剧组里大家相互关心,彼此逗乐。“亲如一家”用在这里丝毫没有夸张的成分。甚至有时我会

觉得我跟他们的距离就好像亲人与外人一样。我不知道这个团结了两个月的集体是不是已经接纳了我。我默默地接送着各个道具。我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出色,把工作之外的关心做得到位。我急切地奉献着自己能想到的一切,希望自己在为数不多的几天尽快融入进去。

在剧组的四整天加一个夜晚,很难忘。尽管有时候很累,有时候又很闲。这些时光给我留下了许许多多我这一生再也不会遇到的回忆。陈敏导演把灯光从乱糟糟一片逐步切换成清晰而精彩,宋怀强先生亲自唱那首经典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闵晓梅老师为大家改变造型到演员认不出自己,目睹演员们在候场时认真地回想动作、台词、剧情……

周五带妆彩排结束以后,陈敏导演把大家留下来开会,我突然嗅到一股异样的气氛,自己总是后知后觉。伍佳星(演员)哭了。起初我以为是咱们总开她玩笑她生气了。首演那天,我问起来,她说是想到大家两天后就要散去了心里特别不舍难过。

我心里一震,原来前一天自

此生的唯一

✱ 刘翼

已嗅到的是这种感觉。首演其实是在有缺憾中度过的,不过总算成功演出了。大家欢呼,合影,有人或激动或伤感地哭了。哭,我也是其中一份子。我不敢凑近去跟大家合影。因为我怕自己忍不住地流泪让大家尴尬。

第二天杀青演出结束后,我试图调整了自己的情绪,似乎一切都还好。但当我抱着陈导,说了一句:“这可能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我还是没能忍住,哭出了声音来。后来我躲到了礼堂二楼,点了一支烟,吸泣着抽完,平复了很久。回到舞台的后,没有跟太多人合影,但却把这些儿人逐个拥抱。或许这是我能表达的最为真切的情谊。

剧组离开了,除了工作证,我没留下任何纪念品。连导演和主演签名的海报也被大家从我手里一抢而光。我不需要留下什么,因为这段情谊太重,重到我碰触到的一切都承载不起。